

战时灯火

如果还有什么人让你耿耿于怀，读《战时灯火》也许会让你释怀。

WARLIGHT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吴刚 译

MICHAEL ONDAATJ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战时灯火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吴刚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时灯火 / (加) 迈克尔·翁达杰著; 吴刚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6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7135-4

I. ①战… II. ①迈…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8354 号

Warlight by Michael Ondaatje
Copyright © 2018 by Michael Ondaatje.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220

责任编辑: 毛静彦
特邀编辑: 任俊芳 姚红成
封面设计: 李子琪 Natalie Harney

战时灯火

[加]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吴刚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0.5印张 字数 184千字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7135-4/I.5706

定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战时灯火



读客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 LASTONE

WARLIGHT

MICHAEL ONDAATJE

献给艾伦·塞利格曼、桑尼·梅塔和莉兹·考德尔

一起走过的日子

“伟大的战役大多是在地形图的折痕上打的。”

目 录

第一卷

- 003 / 满桌的陌生人
026 / 地狱之火
040 / “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
071 / 艾格尼斯大街
083 / 贻贝船
129 / 困 厄

第二卷

- 137 / 遗 产
150 / 众圣之地
159 / 在档案馆里
169 / 阿瑟·麦卡什

- 176 / 工作的母亲
- 200 / 夜莺地板
- 212 / 屋顶上的男孩
- 223 / 打野禽
- 234 / 轰炸机之夜
- 239 / 颤 动
- 244 / 星形犁
- 269 / 卖小匕首的街
- 287 / 带围墙的花园
- 313 / 致 谢

— 3... 第一卷 ... 2 —

003 / 满桌的陌生人 026 / 地狱之火

040 / “电梯男孩邪邪的善举” 071 / 艾格尼斯大街

083 / 贻贝船 129 / 困厄

满桌的陌生人

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顾。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

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¹，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

¹ 英国阿弗罗飞机公司首飞于1945年6月14日的一款活塞式发动机运输机，是英国第一台加压客机。——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

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父亲离去后，母亲的存在感变强了。以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话都在讲大人的事情，可现在她开始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萨福克郡乡村的成长轶事。我们特别喜欢“屋顶之家”的故事。我们的外公外婆住在萨福克郡一个名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

生活安静无扰，平日里只闻河水潺湲，间或从邻村飘来一声教堂的钟鸣。但某个月里，有一家人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屋顶上，把东西到处乱扔，相互间大呼小叫，声音响到钻透了天花板，打扰到了母亲家里的生活。那是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从不吵吵，很多时候都是他爬梯子把一桶桶的水拎去给屋顶上的那几个。不过每次母亲从屋子里走去鸡窝捡鸡蛋，或是上汽车，都看见那个小儿子在盯着他们看。这一家子是搭茅屋的匠人，干修补屋顶的活计，整天都很忙。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放好梯子离开。可后来有一天，一阵强风猛地刮来，把小儿子刮得失去平衡，从屋顶上栽了下来，砸破了欧椴树形成的凉篷，摔在厨房旁边的石板地上。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屋里。那个名叫马什的孩子跌破了髌部，赶过来的医生给他一条腿打上了石膏，跟他家人说不能随便动他。他必须待在厨房后部的一张两用沙发上，直到屋顶上的活儿干完。母亲要做的——她当时八岁——就是给他送饭。偶尔，她也会给他送去一本书，但男孩非常害羞，很少开口说话。那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一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母亲告诉我们。最后，他们的活儿干完了，一家人带上那孩子一起走了。

每当我 and 姐姐回忆起这个故事，总感觉它像一个我们不很能理解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母亲讲得一点儿都不带戏剧性，男孩从屋顶掉落也一点不可怕，就像听第二遍的故事。我们肯定央求过她